

鹿
裘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麻十洲戶曹

遙荷旨貺鯁寒曷已一經悼亾二毛輒見所有
兒女依止阿嬾屬毛離裏不啻過之差足寬爾
兄廼郎司農邪悠悠之譚以仁兄宜捧橐御筵
紬書石室僕意不然夫鄴侯功先轉饜玄齡自

領度支此豈摩研編簡所可什百者虜仁兄以詩進者也勞止迄可愿垂省焉王大司徒往理紹興與先人有寮采之好比南司馬嘗屬僕來謁而僕方儼然衰服未能卽詣今遽北矣儻兄有間略申所衷

又

人南者傳足下方名高而勞苦以足下其才操斤成風游刃餘地取之左右何所可窮至如運而能處有而不執寔消搖之玄解造化之真緘

足下固僂胷搏手則丹砂立致此賸語爾弟比
來遭直足下嘗睹記之足下家食時弟卽貧賤
勃勃壯氣今不復耳日淫于酒或間从胡姬遊
不且杜門高枕矣竹林雖在邈若河山玉塵徒
存便爲塵劫私惟足下入叅諷議出依圖史漆
園堪傲金馬能逃顧謂我輩有閔心否正欲以
癘憐王虜篝燈具訊侂有嗣徃

與史司馬

僕悼亾三閱月而南南兩月而反南中若歐楨

伯沈思淹識方子及豪雋自憙顧道行臧晉叔
風流醞藉臨淮西寧尚不作五侯眼孔向人二
三女郎可稱校書復是良友昔人寧從建業死
真名言也僕不樂與鄉里游此足下所習今將
卜一室鍾山大江間雖巢由之隱不必買山剡
中之貲故實乏絕且彼逝者猶在淺土不知所
棄得卽竟否足下不苦尚書期會邪願以其餘
日游神竹素具體名理語曰矢不激不能飲羽
言專力之効又曰山澗雖柔石爲之穿其積約

有漸也時哉不可失以足下材品寧當靄同取
翔貴一肯而已呂使君玉樹亭亭標映百尺亦
復周洽芻典精飭吏治其于足下蕭規曹隨後
先相望徵寶東南何必蕩篠僕與具主賓之禮
齊昆弟之契如足下在郡時正以玃斐成其曠
節耳旋灰系徙合璧未期矯首北風思何可任

又

春中附一書郡役廼至今淹未發也書猶如此
人何以堪僕家日貧復多酒病門庭之甌不止

剝牀將從范少伯更名鴟夷矣呂使君真快士
近按旁邑少在郡僕亦時時杜門一措大又最
忍辱何所可干邪新詞一種用資抵掌雖遊戲
三昧乎正自壯心不堪牢落耳足下但有憐之
也

與姜使君

前月邑王功曹東曾附尺牘二刻奉起居無浮
沉否家弟故藥籠中物也去之十年而稍効牛
溲馬渤之用則豈惟繫師保若躬有其采擷而

致之左右者亦藉釋負矣茲來樞衣庭下也率
布數行偶作傳奇一種湯義仍爲之序而好事
者遂以副墨丈夫意氣但復如此殆與飲醇酒
弄婦人何異清覽所及當不以訝而以慨也昔
象山氏最愛其弟子謝生文因聞爲陸伎作樓
記問之旣讀不覺喜喜吾師得無似之乎翹跂德
音慰此饑怒

與周元孚戶曹

公猶捧廬江檄邪以公鴻敞闊達必不作遷客

態也僕自江干歸閱月而悼亾聳公亦頗多巾箱之感世稱楚人善怨何以自寬項王提八千人歿戰處喑鳴叱咤艸莽烟塵旦莫耳公其如鮑叅軍蕪城一賦乎願有以豁我

荅張憲使

夫惠有一時者有一身者一時則時與代革一身則身與俱泯其不以時代而以身泯者莫如俎豆于賢人之間先大夫斤斤奉職頗著東土此載在明公耳目非不肖子所敢緣飾也往者

輒有仰干固以明公篤亮長者必不沒人之善
不遺人之親且聳之神不歆非典亦不饗非類
明公望實來翔皦然中外而先人不朽之事獲
出臺端其類旣勝于典益光卽明公俯循輿議
自顯厚施不肖微細疏慙何所稱報于明公泰
岱巖巖以表東海高厚爲惠殆與之京尚冀明
公其終始之早告成焉捧讀大集如攀蓬萊挹
滄溟窪深蔥蒨洄礪奔騰何所不有鳧繹之墟
寶藏祕筴行與事會公其猶居東者此邪業章

其父復訓其子敢不稽首嘉此明賜

與岳旌德希伯

陶陶永夕班尹非遙世輒動慕古人與以耳食
何異比承雅諭不覆相詣郡事既能移車過我
虜茗椀薰爐以待左右

又

郡事辰後可竣何得與火龍爭馳邪草堂卽人
境猶差勝黃塵道上足下那不畱亭午僕尚有
弔詭之譚以佐玄塵入郡甚希闊我輩復不常

直合調人佹得佹失豈所稱阿閃國一見不復
見邪雄風在握以待披襟

荅張伯起

足下最後出祝髮記曲終奏雅樂且有儀其殆
關雎之亂乎僕近傳章臺尚不及請耳使君快
士歸而譚石湖虎丘之游甚樂也秋中僕自金
陵來詣伯起問西施于舟弔要離于塚得無如
君家仲蔚蓬蒿沒人邪試以此約

與蹇理菴觀察

明公韻高時詰動則聖檢四履所及久已挹海
岱之高深訖鄒魯之文教屬 天子東顧而在
吳迺明公吳也若召公分陝化行南國吉甫作
頌穆如清風傳之來今承此嘉問僕將執管而
立交戟之下式采謳謠旁占靈輿敢告謁者以
幾兩屐使濟勝有具置十斛酒得拍浮其中寒
山一片石太湖三萬頃畢吾事矣

又

春中武騎北還略具短奏併布薄謝久徹台覽

是後兒女行疹劼勵兩月仗庇獲康則又赴學
臺外境矣自匿不深徒作此役爲弇州諸公畱
南者三閱月弇州公無日不口東吳遺愛也歸
而郡使者方遄發偶復小攝未及更端明公蒞
爾具瞻嵬然新命且適與太公太夫人千秋期
會也鼎祚之辭固陋不文然繆遲至今叅逢盛
典若特有埃亦天幸矣敬製一軸寄暎初筵句
百二十愈覺增繁不知得少倣洞元之歌或足
亂太霞之曲否縷縷微忱願以一句爲一歲籌

至歲百二十而兩尊人黃髮金章我明公踐台
握鉉鼎卽卑賤亦可代方朔小兒爵躍詆啁問
蟠桃三熟紫海清淺未更當爲百二十句執紅
牙低按跪進九霞觴闕堂一笑也鼎近狀欽崎
如昨傳聞明公輒舉示人意務薦達回環知遇
每切媿心明年冀由貢出苦海矣因緣入燕不
敢望曲侍玄燕庶以承乏埽除耳行者從陸且
亟無能別將統斬亮在悚息主臣

荅開府塞公

廣謨遠暨四封晏如若薊門則所以屏周畿而
衛漢寢地重可知明公提三輔之羽林挹五陵
之弓劍使胡馬不敢南牧而備藩惟謹王靈愈
張皆大中丞之名德神威也計且簡書崇峻斧
鉞森嚴迺猶遠放雲翰儼若春溫斐亶成文蟬
連多致昔賢左橐右筆百函俱發綸巾鶴扇教
牘親裁方之茲日豈爲過之鼎祚自婁東執別
業歷三稔水災羨溢敝郡益深市有白挺野無
青苗幽燕千里雖常告饑而赤丸不流赭衣稀

見保障哉今江南無屬毛離裏之吏始旣已魚
爛其民又不名鷓冠爲賊淮陽紅腐如山不發
大家露積刈草無餘故有識之士往往疑方爲
縣官憂者或不在周秦晉魏之交而在于輿區
沃壤非謬悠也明公行入而樞筦晉而台衡主
維國是式穆物情長策芳猷當已夙定鄙生身
遘目蒿遂忘捫舌耳天必旡明以佑二尊人眉
壽無害仰俾明公得展其志意而樹其勲庸黃
髮金緋庭除爭映極星卿月并絡交暉寧必慕

急流之勇退輕社稷之至計乎兼金損貺厚逾
綈袍當由喬嶽不讓微塵頓令重霄薄於高誼
時以歲侵食貧藉供衆口不能如陶彭澤三十
萬盡付酒家足媿也敬因曠騎北首附陳不腆
匪敢稱報朔風燕月間者邈矣遙卽清光可勝
菀結

與李臨淮惟寅

君侯藻思橫流勞謙有素九牧之士依以揚聲
僕迺開過于典謁然君侯之盛節益章此夷門

引車于信陵王生結襪以廷尉古人正欲爲知
已市義耳僕之歸也實有家政非故高鶩遠舉
使君侯無所勤其施且當弭戢秦淮之上矣新
詞一種君侯命教坊譜出置十日酒于青蓮閣
以佐我驩奉贈二詩久有之今以具奏帳前饒
歌或可備伊何之列乎別一小詩挂僧粥錫杖
乞齋頭一貝葉卽坐大宰官光明藏中耳秋氣
漸高委心無量

與殷夷陵開美

仁兄味尚清真識具通敏出言成訓舉體無凡
固宜橐筆載經依日月之際勞人之職似非所
堪荆湘上游楚氛久靖徽明在望名實皦然當
事者必不致違材也近奉都信具承雅旨垂省
見及往者君典北首私爲置書不知能無作君
家洪喬否今且已矣仁兄方嬉翔青漢迺此君
畢志黃壤河山軫慨想復彌襟敝草自匿不固
竟爲木菑不斑白而語道失誤可知今奏記室
亦不足塗點也

荅余聿雲

百聞不如一見廼于見足下都門信之足下旣
殖雋材復備奇表顧猶淹抑非相之篇憎達之
歎竟成實語僕放浪金陵肆中稱酒仙人者數
月奈少足下作宗之巢父輩耳寄我二章千里
風煙三歲字一尊花月九衢鐘望裏春雲平楚
闌愁邊明月落梅紛故右丞佳境豈窮而益工
邪皖城有警足下草長檄卽當下何至損將債
師敝郡亦在震隣日丈五見朱衣吏分下葦蕤

鈴而已僕未及徧歷中原若東南數千里畫江
而守便可代黃須孫仲謀予絕不憚三分七雄
事耳足下聞得無掩耳否一詩奉報會齒齟甚
此自呻吟涕唾中雜出且聊次韻僕不作次韻
詩自足下始矣談隱一洗臥遊玉壺冰之陋暇
宜小敘之難兄何似相和歌致足樂也

荅汪原啟

徃薄布于中涓則以北首越歲再遣奴客而傳
卜居清源矣固不謂近移廣陵也比秋畱滯都

門殆三閱月楊子一衣帶水卽就兄于二十四
橋聽玉人吹簫問瓊花有無或要兄而南渡桃
葉覓莫愁雙艇子皆非難事胡爲交臂迺坐失
之良書特放若侍玄塵聞兄髮漸種種弟亦將
有宣矣憶與兄桃花淥水之間盡舫青油之內
左抱吳娃右操魯鼓氣何翩翩而樂陶陶乎此
昔人慨南皮之難常歎東山其遼遠者也敬亭
黃白望如錯繡故新都孔道耳兄倘念及枌榆
歸脩社事能一尋我宛上耶預勅麴生索郎輩

以待損貺清儀非所敢任附有不腆益足增慙
內子極感尊嫂旦夕在懷併代榛棗之脩統希
麾頓副有裏言

荅丁休寧元父

比將以不腆敬亭少延清矚問之則祝轅西矣
酌醴焚枯篝燈見跋陶陶一夕亦足千古白岳
五老故盟未溫申以神君當無逆令顧天方近
暑鄙性畏熱真如吳牛望月而喘倘得借巖石
絕深處可小結夏恐卽有天書召海陽令不暇

耳萬玉詩如命別具蒸蹠惟一粲寘之無恩乃
公何如丁南羽往許寄一幀大士久未至幸公
相促是皆津梁所及也

與龍君善

足下去刑章教且以龍湫雁蕩近在廡下與新
都黃白相頡頏彼譖人者不過爲名山之靈紹
介耳自是君身有僊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殆以
語龍君乎永嘉張生琳非而才秀外慧中故是
藥籠一佳品其尊人昭能詩工書善談諢有氣

瞻而坐倅廣德時爲仇家中以事繫敝郡頗相
與游處琳方供橐籥之役不能東舍中人先歸
數行題訊杖屨所及新篇道上初日夫容固何
必減謝監愿有以寄我懸之壁間撫琴動操當
令衆山俱響也

與湯義仍祠部

往秋躡躅長安邸中而去無窮日者以獲飯依
仁兄也至所以飲食藻沐我故仁兄之餘惠耳
一別如雨歲籥且周若秦淮桃葉白門柳條都

不足戀所爲縣縣不醉于懷亦以仰違仁兄也
比仁兄寘臺省不居特處建禮沖而徐盈攸然
自遠在仁兄夙昔言爲衆檢動輒成規然卽此
一隅化貪鎮躁已饒深致矣大作年來絕不得
讀兄所託訂定三冊轉索徐茂吳業先歸左右
矣弟近周覽今代作者或風格不乏藻績滿前
而真情極切自然成文惟有仁兄誠固陋不敢
與于知言實願得而屬厭焉儻以原草見借當
什襲馳還肯繕錄一部寄示猶幸如必埃副在

通都懸之國門則虛觀之賢雞林之賈爭相摩
列何以明不佞弟爲仁兄所偏嬖乎間者闊矣
顓力代訊生綃一端附見時宜石章二面遺佩
侍書溽暑不多及

與韓錫孺

弟近益杜門自放虛名騶人數杜數啟足下玄
詣朗識稱其家兒河潤所屈先被爲多唐丈覽
揆之辰將以吾曹高會也足下能操青翰相從
乎僕或可披襟以待樂部方生者來謁左右其

人嘗周還僕良久卽不必振木繞梁要非求合里者足下儻就而一試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僕頗負此聲不敢繆進

與李默吾水部

明公之舊爲涇也河潤所及鼎祚幸獲接杯酒繆然諾其爲役之日淺也乙酉于南辱明公顧諸逆旅之中申以清言之晤已而見斥不收抱形息景門屏漸遠末繇更端比涇人王生具述明公所以爲鼎祚昭雪積讒掩瑕藏釁彈指出

血百口可保鼎祚聞之驚愕不敢任既且歛獻
感慨泣數行下也鼎祚本尠所窺識偶弄筆扎
爲文辭政猶蟬蛸之矜衣裳山雞之顧影自愛
非能以劇劇古昔提衡方今也而一時二三名
卿若明公之倫者不恡齒牙證虛爲實遂使許
文休之名幾滿天下兼以疎節闊目陋度淺衷
少所見而多所恠竟使趙元叔之誕解擯鄉里
嗟乎李公鼎祚寔未嘗敢鴉無有以弔侂鈎奇
亦不敢卑之無甚高以奸時好進則近狂退則

近愚而已卽鼎祚開過于當事者亦唯席藁伏
鑽以待斧鉞爾豈遽以溷左右之聽而左右抑
何所習之也昔霍諤之散黨錮非爲范滂祁奚
之理叔向寧重一謝耶此在明公特施于不報
以自顯高誼云耳而鼎祚竊憤懣而內傷者往
見明公沈深精內凝不泄固知其人厚重長者
也然詎意明公之知鼎祚若此夫人知我在我
之先已足媿况已知我矣而我猶漫然不知乎
卽當事者之于鼎祚頗損國士之遇修不賓之

禮公家發憤頻見采納私庭譏適每屬鏡融儻
鼎祚一旦背德良爲不祥是鼎祚一無所當負
臯天地覩顏稱人嗟乎鼎祚何惜盤水加劔屠
肝瀝膽以明無佗顧今未得歿所耳頃者副貢
廬江鼎祚卽不求速化要非直恬于進取者也
而命與文讐病與行會渡江以北狼狽中反彼
師之與弟子以尊則君以親則父所謂民生有
三事之如一辟之避雨無處非濡固不待辯而
明矣鼎祚間唯年踰三十頭顱可知來秋之役

不欲共小兒尋行數墨校甲品乙而事在嫌疑
跡類伉匿羝羊維谷皆鼠兩端交戰胸臆所不
克懸斷者也明公出摧蕪湖去敝邑百里而近
尋以歲侵羗中有勸賑之舉巡行田野芟舍郊
關及告竣而明公奉新命還曹矣敬介家弟以
尺書短歌馳奏主記言不宣心臨風忉怛

荅徐別駕

仰奉雲箋始知獻歲數行業通主記江南數千
里皆以水風之不若爲縣官憂而獨蘄黃之間

年豐時和非藉靈明公曷克臻此故漢宣帝謂
其我共此者良二千石也迺于明公益徵矣卽
敝郡以別駕垂聲者前有顏公祿壽繼有明公
將合士大夫百姓爲明公樹七尺之石而文之
亦以歉後各相流散未暇也然終卽圖之雅懷
猶望短翮屬之搏風僕自揆審矣顧未免行且
于世鷄肋耳負此勤篤媿媿云何

荅屠長卿

廣桑子雲海在曾陰陽在手上瞰皇帝王霸下

及庾隱喟詼味之卽浹旬彌月芬于其口旨于其心置三日不讀便覺舌本閒強形神不親假令以承明一席地糜屠先生安暇爲此太夫人健飯奉輿之間高枕搢頤讀書譚道俱自佳事江南千里流離萬狀較東海倍矣吏虎而冠民弱而肉旣已發大家之蓋藏又不能起饑黎之菜色安得如屠先生頴上與由拳也者仲尼望龜山而歎斧柯之不在有以也扇頭佳篇奉以出入若下酒深提劒舞茂陵花好挾書行宣示

家姬相目而咤顧僕亦且剔骨析腎棄智剗心
不覆作舊時伎倆屠先生所爲遮須國芙蓉城
真不足戀矣頃者自匿不深復爾于世卽無關
真諦亦備人間八苦矣要自未得曹溪一汗耳
清淮白下名都會也其中多異人藏名酒肆四
百八十寺多黃眼支郎卽長橋花柳亦自有蒼
蘆青蓮秋風颯起屠先生其從我遊乎無謂素
衣不肯染雒陽塵也西華丈青氈之計來非其
時敝毳侵甚抹死不皇絃頌解散且值僕病暑

因循而呂使君亦捷關避事不能肅客良有厚
顏沈士範敖遊未返五郎一病幾殆猶望霍然
其它如故附懃拳拳是後西上有便願言相憶

與張侍御

去夏順慶湯照磨人便曾附數行及漢魏詩爲
令貞女誅無浮沉否公方鳳翔西極而鼎祚蟄
俯東鄙間以山川幾迨萬里迺時得相問訊
亦稱天幸矣曩公在金陵日一筆可杭又嘗行
部敝邑顧獨守匹夫之節不能抵掌劇譚食承

顏色所謂三十六州不鑄此錯耳秋風漸高吟
懷益壯倘沾咳唾何藉簡珠別紙率有短篇用
勤仰止附上傳奇一種酒後耳熱而呼烏烏以
洩公慷慨無聊者足代秦人缶也

荅余初伯

讀足下囊草溫厚爾雅信有道之言哉豈徒流
連光景嘲咏風月而已齊華並峙帶以大江鬱
爲人文今始于二仲昭宣耳往呂使君過池陽
嘗屬令投車二仲而聞其從舟還竟失良晤不

腆敬亭望二仲之杖屨久矣能來從使君羈齋
一眺賦合沓雲齊之句乎白雲東注委心無量

與吳中寰督學

明公往詫登三嶽而泰爲嶽宗鉅記名文包鑠
應劭比賜履所及金口代令青社是分俎豆
前絲竹居右課授之暇以彼二三子攀天門躡
日觀望東南一匹練者則宣城之澄江耳少司
徒蹇公嘗累械要其率爾未皇明春或循次北
首得蒲伏交戟之內猶可抵稷下之譚鋒探孔

林之遺璧然明公且旦夕徵書至矣僕卽開府
濟上而填撫十二諸侯乎茲約可踐也鄒平令
行輒貢蕪函敬祝台祉纔足記姓名而已憶昔
明公使關中時奉一書兩詩尋亦從敝郡使君
接太原手敕是後某出則汗漫吳越入則去爲
山澤游斷足府寺謝跡輪蹄莫繇繼訊盖身在
卑遠易於疎節如此新篇多少願順風而披拂
之嵬者岱深者海餐倒景而乘喬雲惟有跛子

與陳戶曹

兩浙財賦甲天下比時之不良地若甌脫以澤
量人而縣官百用又倚爲外府明公持一節監
督之鈞停調劑使上不病國下不厲民卽鄴侯
之轉饗劉晏之經制不逾于此嘗與青螺文谷
二先生約共期公于湖上以庶幾會河朔之逃
暑詠蘇白之高風而鼎祚多病幽憂逡巡未果
往拜公吳中諸篇古色蒼然絕跡浮競吳越皆
東南隩區也明聖之三竺六橋山陰之千巖萬
壑與夫雪竇霞標金華玉局明公咸得以衣裾

拂拭而毫筦霑濡之所就新章幸爲傳示旣蒙
承式亦足臥游耳今四牡且還朝矣鼎祚來春
循次北上和歌燕市足樂也輒因羽順敬申台
候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郭青螺大叅

敝郡廖使君東曾附一函及小草奉郭先生是
時在敬亭舟中不知得無浮沈否初擬于石首
櫻桃之候謁郭先生今則菱藕蒲芡蒼然秋矣
無但郭先生鄙其固陋卽西湖一匹練錢江八

月濤不寂寂行來笑人邪終當把菊酒登吳山
攬襟帶之勝聽郭先生時而匡濟時而文藻或
玄牝或真如盡洗十年塵土腸胃耳家弟膺祚
隨牒行鼎祚方結夏未解率題數行坐涉不敬
家弟雖亦胄監乎頗少俊有天幸得執役郭先
生之門不敢望先生遽授祕密藏肯少垂接引
卽不至迷方矣

又

往于郭先生金陵署中爲役日淺其後益曠若

河漢猶記先生首譚蘭臺石室之事而慨史氏之溺其職也今載筆侍從食大官便便如瓠耳至郭先生文而遠以馴鱷西蜀之命相如升堂淵雲廡下郭先生南面尸祝之差足神王然孰與承明一席地借先生入則顧問出則提纂爲多乎昭代鉅典興舉有期終豈能越郭先生願先生稍待之鼎祚初謁先生始踰弱健犢犛驚勃勃不可當歲紀且周髮隨心短昨秋莖稅鄉校籍長安米價貴暫停北轅將以春夏之交躡

扉屨衣岑牟而叩先生三竺六橋之間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石首乘潮上楊梅如白地明光錦或不免以口腹累安邑佗無敢恩迺公也廖府君凌夜驟發勒奉起居時會積凍手龜甚殊頗崖略非所以事長者府君良吏又國士見遇祖行鄙文其亂三屬意郭先生試爲索觀當卽決明聖湖水祓除其穢雜刻猥奏主記豈足涂點儻郭先生亾忘昔者冀有以侑我主臣主臣

與呂玉繩文選

秋深矣無病而呻吟卽衣裳楚楚飲噉歷歷然而神理頓盡來教所謂男婚女嫁問舍求田在尚子平陶彭澤且未能免僕何人哉累奉公書其貽麻蓬生者皆以堅玉杵之約僕能負瓊漿白兔豈能負呂公僕往傳玉合時有呂公霏屑之譚足以潤耳如澆之酒可以澆胸復東而遊吳吳人善度曲倚聲朝出我手而暮傳國口桃花淥水之間曉風殘月之外洋洋乎不自覺筆之罷也況玉杵者僊風玄致必舉而凌神麗質

方五ノ一ニ三ノ一ニシ

穠情宜鼓而動魄故直須內味逍搖外境怡泰
始克爲之僕今其時乎抱頭裹足七奔不給此
昔人不復唱渭城而田生超無能歌壯士者也
聞張傅野公幾幾望僕于此其與蓬生書甚屬
意僕孔北海知世有劉平原耶固自張公高誼
亦繇公証虛爲實也張公倘問及玉杵者開春
願公等借長安一席地稍分以大官之厨步兵
之釀使僕無因鬼見帝之憂當終畢此役以代
擊筑耳樂苑是月可竣有序卽致齋頭矣雅旨

欲弟畜我輒敢如命

荅王百穀

把惠詩筴穆如清風不減葢山老嫗得君家右
軍題蒲葵也王先生積頭陀行乃于翠袖芳尊
亦復垂涎聊以應化耳僕別五歲髮種種非沓
拖少年時矣手書謂青青者矜得一旦釋之爲
僕快馬暫脫羈馮顧猶在櫪中悲鳴何如王先
生鴻飛冥冥乎順公大有藻思而名理不乏時
或遊戲兼入三昧其來也值僕多幽憂卽百籤

未下然一捉麈尾未嘗不夢參王先生半偈也
送順公篇中因奉訊王先生已祝令無干王先
生飯時致笑而噴更與期秋月之望潛游吳不
敢使戶外多屨但于千人石聽王先生談一二
夕腹果然而去

荅汪仲淹

仲嘉以去秋晤秦淮渡頭承兄消息是時但食
栗過飽也比年不通一字左右非能忘兄弟之
困至于今日而極矣門中之辱與庭內之寇相

繼而起子馬太符皆避難遠徙弟尚展轉虎口
間卽兄健步翩然來所不厭看者惟敬亭山色
豈復有烏衣雅遊竹林把臂如曩者事乎讀兄
數行筆勢遒勁神王可知足喜也而酸言苦語
未及竟楮益堪迸泪弟業治裝西忽爲當路者
急足召還恐須卜良月之交耳望善飯自愛兒
子長者年十五董通章句不欲令妄干有司鶴
子淋漓又何敢望君家鳳雛也士能丈卒卒小
談無論肅客且持愁面孔向之古鏡毛穎見惠

爲侈并謝

荅姚先生真定

叢臺如雲滹沱如帶老師南望而置一介鼎祚
于懷故飛鴻之屢下也鼎祚所以遲遲其行者
因念先事未襄拮据圖之稍輯蝸廬木石與伍
且未免干世欲就北闈了此葛藤妄念耳開春
杖馬箠而來會老師上郡最矣名署清曹定當
首拜鼎祚雖霸旅燕市乎側坐篝燈每聞自公
緒論如昔者在門牆時抑何幸也先得借老師

寵一登北嶽又生平所仰止矣河間王使君往
于廬江奉一書張海老金陵相過從甚洽此後
無從繇問然實何能忘并爲鼎祚謝諸公倘握
衣前者但一識韓荊州無他恩也小兒荒淺未
敢出請于有司麟趾鳳雛豈若此豚犬耶附懃
惓惓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蕭太公

江漢縈帶世載其英平輿二龍殆今復睹不腆
陵陽固昔竇子明雲霞之靈璫及謝公所爲高
齊嘯詠者也一旦得徼福於台臺而鎮撫其人
民鼎祚宜身事之日久矣卽鼎祚不敢爲陽鱈

數數府寺然何能曲木自甘終遠斤藻羣沫成
山衆輕折軸雖慈母不免投杼而聖師且猶輟
飯台臺之於鼎祚無因無緣且鼎祚中人也台
臺陰爲昭雪隆禮曲施瀕行旣飲食之又教誨
之隱其在戚先其所往使鼎祚日遊于腹而加
於膝乎天也可忘迺忘大德爾十三日渡江繇
浦口從陸計月杪當入都門辱命鄙詩旅次荒
蕪筆研塵委至北繕錄郵上主記送者至厓而
返敬削短牘叩謝瞻邇光儀如陟岵岵跡遐神

邇戴負滋深統漸崇鑒

又

夏首渡江而北從庶子泉頭奉蕪札臺下一行
入都赤日黃塵與車輪馬足居諸頓損腰項爲
勞翹跂清光有如雲日惟是端廉敏達之聲騰
滿輦轂薦紳之口不佞鼎舉手加額迺知 朝
宁之衡品精嚴衆心之直道顯允其稱慶者吏
治漸昭泰象已見要非止台臺之一身榮問麻
陽汪澤廣宣而已秋中遙拜藻翰之頒盥讀再

周冀我以所不可知登我以所不可逮卽慈親
之顧復師保之匡提何以踰焉鼎祚又徵天之
幸得負墻于長公寬其科條載之色笑道平示
履意擴包蒙而鼎祚材謏數奇文與命迕雖經
入穀竟作棄灰刑而過三本非真璧躍而至再
良是怪金所以被放以來怡然與游不色于市
者其自分審也顧獨上虛盱衡之望仰孤面命
之塵每一念及輒自不霜而栗內灼而汗爾頃
嘗與長公夫子言使鼎祚果能砥礪束修不挂

于評旦綴遺苴漏以勒成一家卽無由爲左右
顯義亦庶不辱伯仲之門屏然詎克有之哉台
從肆覲鼎祚旣遠在羈旅不皇尾士民謳謠而
擁幃帷茲復迫還期更未獲恭睹賜金錫宴之
盛典率留片楮敬候前旌鄙詩五章業酬老師
兼呈臺下未敢臚複鼎祚私計三輔重地而
天子神聖必有意乎不腆敝郡進秩借臨當從
敬亭宛水之間騎竹而漣娑首迎矣

與吳郡丞

鼎祚欽寄歷落可笑人也因緣先世獲締通家
且台臺三十年名勝詆宕詞場本射雕之手屠
龍之伎鼎祚直鶻音蟬噤而台臺置在左右觴
詠優游殆謝公之于水曹羊公之有鄒潤取其
近似足相映帶而已至若閔下流之難居推衆
惡于必察諒懷璧之非罪知償金之可疑頌言
彈指不侵然諾則晏嬰之稅騾石父霍譖之解
罔黨人又何逾焉瀕行寵以五篇五都增價是
餽是祖爲惠甚鴻就道之後偶淹南中十三日

渡江繇滁陽從陸矣環滁皆山庶子泉冽雖信
美而非吾土感德懷鄉南雲在望送者遣還敬
布謝款秋中當先要酒人和歌燕市措笏對西
山爽氣耳時漸清和高明宜處長跼願言爲國
珍攝

與朱司理

台臺魁象福星照蒞下土蠛蝨之臣如鼎祚者
亦在造毓往鼎祚浮沉里社頗知硜硜守匹夫
小節顧獨于司法清曹猶多緣遇每飲其醇賴

牖其部然時與具禮而已台臺甫臨會鼎祚前
秋之役極鄙屑亡狀辱車騎而賁存之且籍負
墻稱及門矣偶有引嫌輒爾自遠台臺陰鑒其
平生而曲振其枉困羣咻不前孤生可植蓋以
分則師保以德則覆持鼎祚所未嘗得之于前
數公者一旦得之于台臺也鼎祚誠無能報稱
亦不敢頌言特嘿嘿中載之耳瀕行重辱餞贖
其時雖台臺按部不及叅侍河潤所及奚啻九
里頃有亡女之戚備極痛楚停軫浹旬月之三

日始克就道比曾再歷秦階順風稽首十三日
渡江繇浦口從陸送者先返敬削薄蹠叩謝星
輝漸逝雲芘滋深仰結鴻慈曷有涯旣

與劉令公

台臺冲明在御端敏獨持甘雨惠風闔境沾拂
鼎祚一介嗽人文質罔氏而台臺繆垂特眷力
破衆咻色笑載臨春溫漸渥雖大造不德帝力
何有鼎祚誠愚驚然心亦傳胷者也敢不敬佩
比北首賤役華筵厚贐寵禮有加且津行備具

旅而卽次賓至如歸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
矣河潤遠及雲芑滋深仰遡暉儀如陟岵蛄偶
經南中暫淹六夕蘭芳金響惟是羣公卿士莫
不有旨乎其口溢于其聽鼎祚卽喙長三尺頌
述昌明亦安所足毗高深哉鼎祚遠涉二子俱
穉奴客數人往頗檢押踐更率口遵約惟先儻
有輕恩清嚴望重繩之二天可托內顧無虞旅
次肅陳謝悃持戴鴻慈願言曷旣

與徐少司馬

明公瀛海之度浮陽沈景何不包絡里中瓌屑
若鼎祚者置芥舟焉明公乃視猶萬斛乎飾以
鷁首翼以蘭楫爲惠久矣北轅賤役嘉篇兼幣
穆如粲如下拜登記重違盛指實所不堪鼎祚
固私心志之偶淹南中十四日渡江六日而次
南徐濁河善奔不圯不已當事者憂之孔棘明
公安得爲山種樹名綠野白社者耶鼎祚夙受
特知無敢以調益惟計明公今日要自世諦未
免應緣爾願勅舍人趣治裝鼎祚先爲覓居停

以埃是日東岸束馬會倉臺護行者還敬候台
履併陳謝私臨發瞻竚

答許彥貞鄒平

弟初擬投車而西取徑貴部旁采風謠因而登
秦岱問七十二家封禪處迺不虞臨岐邁亡女
之戚踟躕路首蒙泪竟北至河間王使君病目
不得把手亦未嘗出鄒平志相示也計吾丈在
事百廢具舉文獻是徵必當斐然爲一代信史
簡端之役弟敢不拜承入都凡三閱月黃塵赤

日車跡馬蹏筆扎冗于程書柘酒迫于期會則
羶德未除而虛名之爲累也手翰遠頒重損嘉
貺縞帶之誼厚古交矣使者朝見午發率陳候
謝中宮叶蘭夢否當轉傳家姬相與尉藉耳瞻
依有懷不待欸欸

與太常張公

浹旬積雨幾成漏天何獨稱江南卑溼也玄度
冲襟如明星朗月輝輝相映每一當塵尾輒欲
換髓伐毛以時方炎熾且長者之前不敢數有

更端耳往摩訶雅集鄙作久就今馳扇上齋頭
此豈足置在懷袖付青衣一驅白鳥而已儻時
煙壇月之間乘興見報七襄在握惛眩爲勞

答王使君

比經貴部卽未能親承謦欬然已仰被嘉問重
損貺貽抵今銜戢入都晤諸大老及銓曹諸君
時時得旁窺鴻譽且將載在口碑不獨溢之薦
剡而已今南北多艱需賢甚棘振淹拔僑政局
更新節鉞之寄當無首踰明公矣屬示志草序

述近率似應刪潤以爲巖邑光況如明公在事
重望猶先鼎祚數月以來車塵馬足揖讓杯酒
實無須臾之暇虛名見累勞生良苦刻下擬有
報命不敢更逋許文本鼎祚少小密好昨頻以
此相促茲不遑答主記者從郵中傳道之闡中
之役旣已登錄尋復中格材謗數奇固宜棄置
惟貞盛心翔跂足用悚灼耳敝郡解額頗多皆
明公藥籠之遺而舍甥亦獲謬與此甥卽十洲
兄親姪知所樂聞附及之戒于仲冬南轅真定

二三使君有一介邀過其地恐致迂塗倘不然
猶可信宿五壘之側再望顏色也

答朱中丞

晉陽距燕京千里而近鴻猷儻譽旦夕可聞秋
高月滿胡塵不飛明公胷中有數萬甲兵自足
寒西人膽耳五臺金剛之窟姑射神人之鄉節
鉞所指正值登臨之候得無揚雪成歌停雲置
念乎藻翰數頒厚加斤俸忝谷春溫豈須鄒律
鼎祚闡中之役已謬入穀尋復失之齒不待力

髮不勝心屢遇屢蹟終焉枯槁而已今尚爲司
成先生所留黑貂裘敝滯淫何爲鄙詩數章嗣
再郵上

與鄒考功

往修謁未值卽明公虛懷愛士顧尊嚴之地不
敢頻恩非徒引分亦自時宜間從旁得讀一二
大篇指南是式私惟鼯腹易飽飲河知足然終
不若涉溟渤之汪洋浩瀚也鼎祚歸矣垂橐而
往願借片言爲一介行李重萬戶侯何足道哉

北來半期逐逐營營耳目皇惑雖或呻唵失其
職矣承命稍先上律詩數章儻矜其囟瞽而善
相之亦古之道乎文多爲人代斲血指且虞更
似當有溫室之祕明公行見之將直遠唾耳雅
集漫有所志副在扇頭舊草近刻併奏主記附
陳不腆本出韋布統惟荒置

與湯義仍

仁兄去職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竄貪夫濡尾不
前羣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謂不効矣黃綬若

若亦曾抵徐聞否家外舅經守其郡天恒暖治
稻再熟揉葛可單實遷客所宜居蘇長公寓惠
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仁兄定
能備如此襟度然卽當賜環無由待荔之丹矣
弟留輦下十月歲晏始歸業爲有司者所錄竟
從中格大校如燕麥兔絲直虛處名耳呂司封
念吾兄不解口玄致益超固自有王裴風在樂
令一旦坐青油幕下持宣明面孔向人人之相
去何九牛毛也淮揚間與陳使君方舟而南至

江口別率附此訊會謝曰可道弟注想貴邑多
塾師來敝里幸示一札

答徐孺旭

一來東輒復自遠卽神亦往來左右然終不若
奉玄塵之媿媿也弟此來本非少年時而燕趙
佳人那得如玉大絃嘈嘈小絃董董特可與胡
笳羌管相襍耳風流之事便爾都絕仁仲汝藩
得無見其似人者而喜乎場後數日當西行恐
無從覓足下居停耳仰辱軫存遇我厚矣卒卒

附報不多及

答楊世叔

日遭于武丘以足下名韵片言撮勝可復使羣
石點頭卽頑礦如弟豈不能躍而起應耶宋彥
河梁之別與足下明明送之初不謂足下單舸
相尾也乃知十日之飲殊自易事顧昔豔稱之
有以耳楚舞楚歌抑何其悲涼鴻肆乎志陳姬
墓石婉委有情愷直無諱滔滔獨運不作今世
戚促語等死何如陳姬死足下弟嘗有悼亡且

亦燕產情生于文讀未半淚蘇蘇下沾襟矣當
爲一歌答足下并及陳姬而使者倚席待報留
之不得賓客又一時灑沓宋彥更不皇有附弟
方濡跡丘中嗣必馳奏把臂未期投毫柄邑

與吳郡丞

昨躬詣偶值前驅蒞在敬亭恨不能從公于邁
少聆合沓雲齊佳句耳老年伯大集鼎祚謬忝
猶子當請梓而廣傳之仰體台臺孝思甚殷不
敢分德且狐裘而羔袖焉媿臯可知薄具餐錢

敬上鏤局疊嶂二詩久未奏獻向坐壹鬱無聊
筆硯荒落亦以黃鍾在前大呂在左擊缶附甕
自宜退舍耳附內數品略奉高齋用資游息出
自布素非有長物也統冀靡存

與蕭府君

台臺之按節于雒凡慶兩元會所爲惠風鮮澤
流拂敞郡者士民如一口百代如一日耳昨歲
而舉國驩呼薦踊轉相告謂中宮孿得二雄矣
此其理誠在旦夕然廼先見之魄兆禱尼祝謀

人情可卜鼎祚賤無所營益有所纂著自敝郡
始台臺往有過庭代對特聞之而已幸卽命小
史錄示一帙今時作者非不乘時鵠起而敘致
多誣雷同莫別用弘者體要失財務華者情實
愈遠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鼎祚不自量欲使
其信而必傳令來牧斯土者具有台臺之一體
則敝郡世世是賴焉鼎祚任以爲非言亦
不必好讓自掩也獻歲絲山居至適賀生趨謁
交戟衡馬首而贈之以策曰宛陵人業請于帝

以石麟玉燕錫蕭侯且許應泰階六符之象叶
君子萬年之歌渥澗嵩少實式靈之無所庸生
參苓矣

答夏雲父

憶與足下初把手城頭細柳共牀頭新醪爭綠
也今且其時而飛槭適至然柳凡五易條矣昔
言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顧惟燁燁之辭超超
之指無庸謀野已足驚座何足下之厚靈秉乎
宗伯昭則足下鄉先正其所著雖未盡雅馴以

彼博物多聞亦殆庶者也迺足下崛起其後駸
欲度前當令桐水不浚而深足下所舉屬僕若
周秦兩京在唇吻淵源三百曲暢漢魏下逮開
元者固足下饒爲之所貴志稱其才耳足下勉
旃僕卽無似尚可左帶劍右奉盤一意聽牛耳
之盟其繆以紬書金匱簪筆木天而索我則實
姚遠此足下異日事而已襍刻四種奉內記曹
僕方臥家未北上徑南漪而颿敬亭果然也儻
足下能見尋更有爭綠之新醪在

答吳使君

謁後尋迫寒食歸觀先坐往反旬日藍輿中把
讀大集霞光五色與文春華陽諸峰蒼翠交襲
人應接不暇宣城名重自玄暉始其文固甚美
且著而政闊焉尠稱耳明公俄頃澤濡化洽易
聽改觀凡我臣庶實恨屬者之不請于上而卽
移真也山川之靈猶望以咳唾賁飾之使雲齊
之嶽練淨之江得相帶映當先謝公一籌矣

與鄒彥吉學憲

頃年弇州公雨花之會坐者六人次甫金焦道人煙霞在口承父齊之攝偉衣冠儼然綺皓茂吳淵潤舉體無凡而鄒先生鴻裁名理超超獨上鼎祚持一小星仰儷太白繆聯先生席也雖不甚更端已嘿嘿意授分韻大篇明月香臺爲菡苑青樽詞客對空王抑何其精婉篤至乎驪珠在前魚目自掩矣卽弇州是詩嘗命以竹林蓮社題以殷許應徐顧玄度自了深源虛聲授簡曳裾勛猷未著鄒先生居則挹塵尾之清出

則宣金口之令冠冕後進鼎呂皇家異日山公
謝傳者差可倫擬耳比附一函托報左右亦將
無浮沉否爾時鄒先生來按部吳興家叔適爲
安吉守傳言鄒先生厚無忘昔者晤必訊及玉
節聞近移楚中方城漢水楚誠多材而以匈吞
雲夢者八九若鄒先生師帥之和璧見琢白珩
益光往鄒先生游玄岳五色綵毫與纂峰蒼翠
相注射令馳檄而尋山靈之盟電策雷驅五龍
在御黃州又憩棠舊地也橫江之鶴舉網之鱸

正不減并州竹馬掄校豐暇藻翰蔚興鼎祚越
遠願分珮于湘臯卽采芳于澧浦矣祝轅果自
何時儻寄徑于江則蕪湖距宣城數舍不難載
斗酒操豚蹄而前勞榜人江之永矣我思如何
當附行雲從鄒先生而東也惟鄒先生貺命焉

與蘇州沈郡丞

履端新慶清望宿隆大拜之命旦夕且至燕雲
碣月內在杖履前驅所及恐不久桃花綠水間
也昨秋呂使君入吳鼎祚方應貢白下未能更

端長者尋聞視篆江陰遂使鱗羽頓爾茫然鼎
祚燄中鄙役聊稅苦海猶然風波未定維楫何
馮茲且暫爲息肩來歲北首計比明公影纓委
珮退食自公當與搢笏共看西山爽氣耳春風
尚厲惟爲國珍護奉懷一詩副具扇頭臨發瞻
跂

與史平陽

明公歸自平陽鴻冥龍卧而有子開州君代相
輝映奈何一旦酷割至此哉其郎兵曹及僉憲

豫章所爲政遠未及聞而甫總髮理敝郡寬仁
敏斷有若老成文采風流實稱儒吏惟蕪湖一
節則其事已遂而其勢重不可反鼎祚與沈太
史若典習知之君典塚中枯骨矣鼎祚又淪落
未偶竟俾茲意幾于不白近移書呂玉繩使君
約彼爲草狀而鼎祚傳之傳者傳也鼎祚豈足
傳令子蓋曩者在郡于鼎祚略堂簾之分申昆
弟之好擬藉寸管報萬分一旦以宣人言宣事
或可資信耳履歷生卒便乞詳示幸而多男長

者若干歲女字沈方伯兒者可嫁否雖宦廉減
產尚足給饘粥否皆所願聞更望明公達變順
時善自曉譬提攜諸孤以無隊世緒先附薄將
用代絮酒凌春當亂錢塘發楚些三一哭稽山之
陰搔首問青天胡夢夢也

與陶懋中使君

往邁陶公于棲霞指點石佛軒白鹿泉而飲之
袖出大篇如數十摩尼珠相注射也一再過舍
香之署鐘阜玄湖映帶左右不其樂融融哉鼎

祚之鍛翮未幾而公亦覆播遷矣從蕭府君奉
公手書俛仰今昔何異公家彭澤停雲興詠乎
且知所爲推轂于府公者鼎祚安能望蓋公之
玄致徐孺之高風然府君寔不以衆人遇之皆
陶公之明惠也黃州故遷客地奈陶公婆婆娑已
久蘇子瞻由此復歸玉堂計公當卽承召矣鼎
祚開春應貢北首擊筑和歌相期燕市幸公趣
舍人治裝以待家弟台受丘潮州夙知今束生
芻而弔其墓亦庶幾古意焉陶公之秣餘釀足

醉此生所恨鼎祚不得如橫江鶴耳扇頭二詩
聊且代訊倘有以報我敢不拜在下風

與河間王使君

明公之臨敝郡也三月而化成卽中都之宰殆
不啻焉顧猶有修卻者乎其時鼎祚操牘私志
之能及吾之身則登信史不則亦以備采風三
輔隩區九河大澤迺覆載剖麟苻佇瞻熊軾所
謂蘭芳無適非好亦譬兼金百鍊愈精彼正以
昭明公之大節開後命之景福爾往于廬江擬

走冗楫之僕一通典謁而騶從且東里中輸將者恭捧雲翰辱損貺儀長跼啟函儼承晤侍因荷長者之無忘微細若此是後鼎祚內侵二豎外迫密讐出則吹簫爲吳市之乞入則短衣爲田間之遊憂病相仍嘯歌都廢昨秋循次應貢今卽北首而舍親麻司勳先數日發輒敢申佈台履指日寄徑貴治而歌車班班也明使君儻垂念并州問舊憩甘棠蔽芾耶願更端以對

奉汪司馬

小子鼎之駒而獲御明公明公卽以爲是汗血也者今之齒則長矣猶然駑駘也于凡韵人勝士若褻衣大帶之徒過新都無不謁明公明公亦無不口及鼎祚者卽白榆之社明公搦管絃思輒及鼎祚此豈不足君所乎而於一介乎媿媿也章臺傳記侘傺無聊偶遊戲于肉譜詆宕于俳優開鼻大雅不擯斥幸厚矣聞明公亦覆擊節三嘆昌歎屈芟寧足偏嗜或有厭大君子之腹耳古人謂知己重於感恩又士爲知己者

死當其千里從師擔簦負笈徒步非遠明公之
于鼎祚不爲非知已矣新都距宛上不十舍而
止矣鼎祚行無重繭之勞而甘坐不窺堂之刺
卽薄蹠之書冗散之僕且至中絕是棄德如水
而委身于壑也令鼎祚喙長三尺適爾增繁何
所可解雖然鼎祚之情事苦鬱無所可解而略
有可原者有三其一先大夫所爲志幽者徼惠
明公迺本治命頻年以來禋祀董列卜兆無期
末繇藉手仰干左右且未有布武明公之堂下

而置此猶後者也其一鼎祚繆辱明公之提獎
極欲竭蹙生平刻劇心力庶成一家之言希冀
明公爲之冠冕上稍以報塞殊恩下安圖傳之
同好而才不稱志業荒于嬉興文載詠自儕蛙
蚓涸泓糜楮聊應馬牛儻明公見之不失笑則
反走卽寬然不取瑟使聞鼎祚之陰愧多矣其
一鼎祚自有母之喪弟妾繼坳泪眼未燥射影
薦興寇在門庭旣在心腹以故甲乙之際勾吳
之逃被髮文身歛簫行乞頗爲近之比務乘瑕

快于脩卻雖我族類疾而卽仇昔懷好音今切
虎視所賴一二府君眷深國士及闔郡士大夫
之公論盡拄我壁耳然亦一歲七奔一日三徙
乍冰乍火邪氣攻中玉羅損和積衰得白彼所
報殆已甚乎茲且隨牒北上而事猶未竟孰不
可淹矯首官墻清都真界非復腥羶下士所容
易涉私惟疏節日益以深傳言前茅將指建業
若季月之初鼎祚于石頭城下佇望錦帆揆杖
履良有夫幸不知候關者果占紫氣之東否願

力申祝台履兼代辭謁鄙詩十章附侑不腆皇
雙主臣臨發戀戀

答寧國陶明府

仁公稔瀛海之翔陽應文明之盛代天紬綠簡
禹穴非遙星聚清門高陽可表不謂寧川彈丸
迺辱紆仁公之綬而撫臨之鼎祚寒廬本文脊
之陰間有寄公宇下賦口踐更得竊旁采風謠
餐承惠澤旣深河潤實切巖瞻維昔先人繆膺
貴郡幸不俾士民厭射而與公家二三長老猶

倍皈依卽蘭亭諸君子鼎祚亦嘗叅觴詠之末
忝爾汝之交分則隣封情則世講顧硜硜自執
不能以衣裾撇有道之函端特匹夫之節耳茲
復隨牒北首矣仁公俯存故誼特放藻翰重損
嘉儀當此簿書旁午期會糾紛雖仁公游刃有
餘而且軫念疏鄙叙致婉變永言拜佩曷敢有
諛治裝方劇率爾附使占謝嗣容頌佈

與沈郡丞

明公之勤于陽穀凡五載而董有此調也惟彼

士民嗷嗷焉有遺志自明公之去陽穀也藹藹
焉有餘思今方勒貞石于峴山擬尸祝于畏壘
既徵三代之直良爲後事之師比倌人過郡中
時鼎祚馳至則未信發矣竟不及片語申祖卮
酒爲驩迺恨往者公顧我輒移日而不以草蔬
薦客遠媿古人真致耳德威所振海波不揚簿
書燕閒翰墨間作此特爲公假六月之息扶搖
而上九萬垂天終當遠屆以公雅度知無河漢
其言也良書見放問適吳之約鼎祚繇冬而來

大半山居仍以貧病遂復逡巡然吳我親戚之國也夏秋之交從公乞太湖一舴艋七十二峰凡一醉足矣敬戒蒼頭略塵仰止傾首東顧曷日無懷

與陳郡丞

以明公而載蒞金閭也故借寇君于河內迺迎竹馬于漁陽重望宿資新命且下卽吳會隩壤山川効靈亦不能久稽公矣往附具片楮二詩遙恩主記今不省其二云何越歲而來居吳者凡

八月傾首東湖則南州下榻之驩孟公投轄之
興儼然寤寐也從二張聞公有佳篇見懷雖未
及睹若已津津乎有味矣鼎祚僕僕日在牛馬
既多貧病日復聊蕭近作傳奇一種略代嘯歌
正猶蜉蝣之矜衣裳豈誠楚楚董以自濡而已
知公但有憐之也惡詩爲諸君所彊竟成畱木
用助鼓掌不足取裁蒼頭東首敢拜而送之問

台履萬福

奉王觀察

明公豁達經通貞良在翼秉岱宗之靈瓌暢大
國之休風左輔神臯三吳隩壤瞻衮衣焉至止
儼繡斧其來臨比者海波不揚萑苻用輯化干
戈爲德禮列樽俎而折衝行且叶魁象于泰符
乃康侯于晉錫者也鼎祚一介薄循先緒徒負
虛聲仰邈威儀忝通家之末分俯厪盼睐若侍
坐以更端敬戒蒼頭蕭陳赤牘別將不腆良愿
無文臨風冒恩尊嚴惟日曷勝悚灼

與陳令公

此者鼎祚等不能躬化以致宗人鬪墻之變仰
叩台端承不加討而且俯徇輿言始鞠之公庭
以正其名分既付之司敗以待其自新仁義並
施情法兼具此百世之德也今雖未見悔悟而
其其等念彼二人本手足右被傷則左必捍奈
彼各喪心耳明斷森然敢復徼惠暫釋斥歸私
家令鼎祚等合彼兄弟相見以杯酒解之仍補
其所少而田均執業彼此無嫌則上可終台臺
曲成之盛心下可杜寒門後來之隱禍矣三二

唐書卷之七
日間當相率蒲伏請謝也

與長沙呂別駕

門下以隆棟之材寄題輿之任安所稱能展其
驥足振彼鴻儀顧今王澤遠屆遐邇同風長沙
卑溼非所論矣門下憑軾結鞞清嘯長謠使蒼
梧之雲不飛洞庭之波益闊而况廟廊方破拘
孿簡拔雋異無容弔屈以示不廣也鼎祚比年
多難七奔不給近稍息肩然以琴咏爲慙意興
未盡周旋疇昔何日忘之惟是疆域阻修蜚潛

作異末絲再遶抒此鬱伊耳宗兄繼唐幸叅筦
記其舍人西上率奉起居小草一部用資覆瓿
之遺傳奇一種排諧略具簿書清宴聊代蕙蘇
沉芷澧蘭芳馨可折愛而能竟懷我好音

答顧廣文

郎川斗大城廼能彊縣君數易而顧先生臯比
獨擁當由善祝頓令速肖耳僕邕已游陪京則
寶幢公往生久讀玉露草尚如把松枝麈尾對
譚小景百籤也顧先生是其法嗣吏與隱兼

桃李功。亦何減蓮花藏耶嘉篇侈然與寶幢
公相輝映鍾陵淮水不爲無靈辱所見命者願
爲執鞭會郡邑大夫一時並遷頗有贈述且欲
附燕中幾函少稽奉報幸貢生寄廡下南湖一
勺必不作投書渚矣潘丈不暇作客賦閒園春
色無恙濯濯新楊柳猶及見理官翁風流乎

又

筆札驅人如萬火牛因爲寶幢公効役暫得近
山深界耳尊公隱德內行甚著而其精力在禪

往生傳可推也繆成一七言律聊于此三致
意焉門下高第弟子夏璽甫何狀定不作菩薩
位中人但不知米熟也未幸寄聲并望顧先生
以鐵架裝密授之

又

候關者不瞻紫氣之西遂坐失顧先生今則闕
數千里矣東郡之擢常調耳非所以處顧先生
昔人有言先生自此升矣濮州有李少卿公名
先

老翁慷慨重氣節而詩絕工大得

唐八
似先生守文下士趨府儻便當一相
詣佳惠侈然豈行者以驢居者且不損先生首
荷盤耶奉送一詩卽少殊濮上之音然無足爲
左右重何能及魯連子聊城一矢也

答陳德基戶曹

東信具承良書二體多篇貫珠夏玉且知繇淮
入粵暫休汝上之騎俾許子將見此必當增其
月旦耳未挾日從安吉復傳頰鯉重侑兼金何
長者之不追蒐璣固爾然已示指南之式又獲

酒之春、其所饗不既奢乎還朝之期云方待
陽至而來者率言月之上明鼎祚擬有事于吳
中竒徑茗雪計公其時錦帆直度揚州矣邇聞
北虜匪茹狎恩解約雖去國門尚遠而河隴之
間、為荆蕞經略之使相望四出藿食者憤之
明公主調度何不借席前一籌之下得稍空其
匈臆上足使 聖主尉其拊髀乎鼎祚開春北
首景風在令是明公封拜之候焉至如飛長檄

烏名以泐燕石則公餘事也安吉

以大君子之蘭芳則無適非

好矣

又

若水凡兩挹教然不十舍恨未能翩然相詣前
月潔馬箠而北則前旌又轉餉薊門矣卽馳一
日而獲奉十餘年所未有之驩亦甚幸黃塵赤
日爲車跡馬蹄所翺遂令此意尚留寤寐萬伯
武謁選因承起居屛翰聞率爲四詩題扇頭
也備出入以曹豐暇望不怯瓊報焉卽有名酒

人士頗

弗匪然率不大佳便意茲復不

申雪公能寄數罌足當

朔之宴固不勞君家

公投轄矣伯武婆娑一官且敝鄉洊曠家益
貧需次于此知公長者必加河潤也